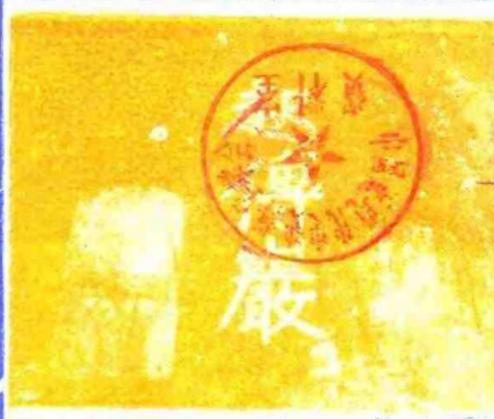


閩清文史資料

第四輯



4

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
福建省閩清縣委員全文史工作組編

閩清文史資料

第四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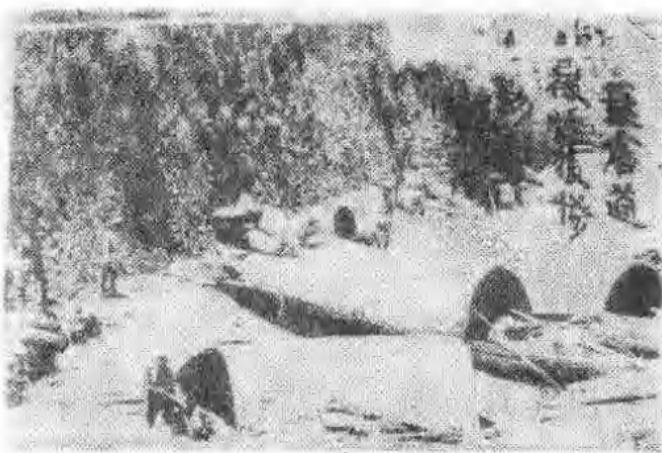
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
福建省閩清縣委員會
文史工作組編

一九八五年



蘭嶼壁城被破復建情形（第一次敵犯襲擾之後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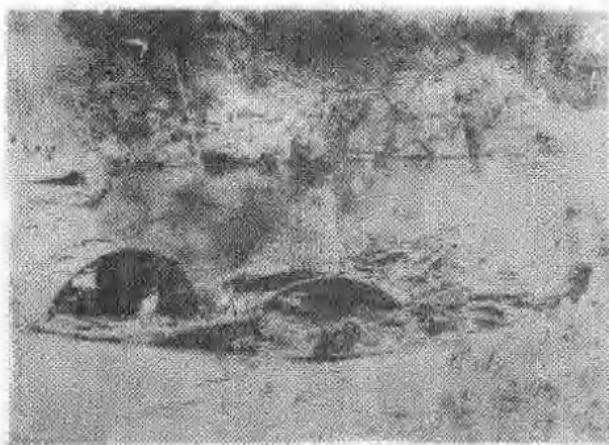
（之二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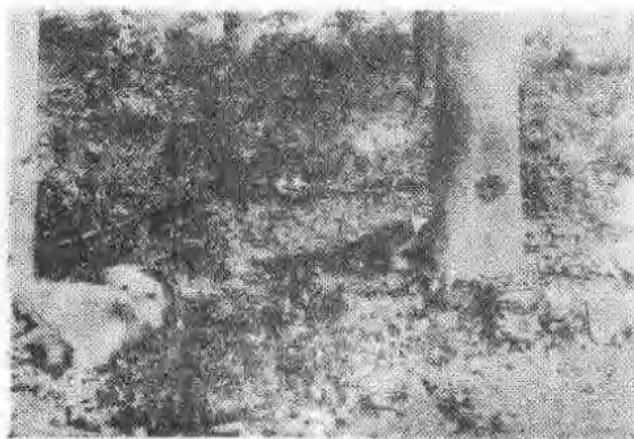
（之三）

图版貳

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日，日军飞机第二次轰炸闽清县城。日本军国主义者欠下闽清人民又一笔血债。图为当年拍摄的被炸现场惨状。



（三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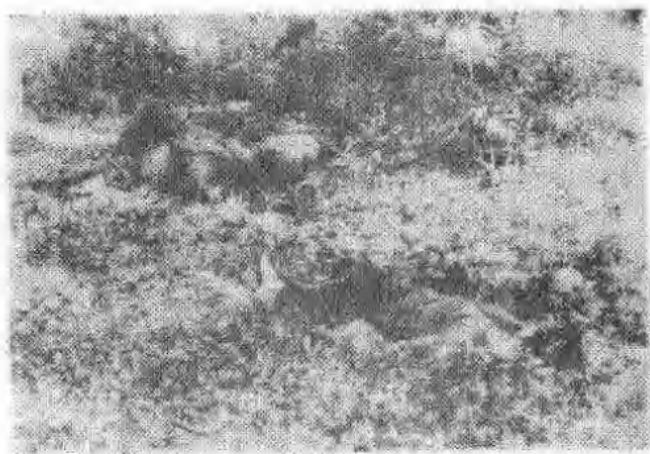
（四）

图版叁

(A) 14



(二四)



(温诗安供稿)
图版肆

目 录

(人 物)

- 忆长兄许逸夫 许显时 (1)
许显时不曾投奔卢部 黄培熙 (5)

(名胜古迹)

- 张孝祥到过闽清 文史组 (8)

(抗战胜利四十周年)

爱国主义的诗篇

- 《刘玉轩诗文选》序 黄培煌 (34)
抗战时闽清第一次被炸纪实 刘荻秋 (10)
从日机第二次轰炸闽清

- 看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暴行 徐勉之 (13)
血泪的控诉

- 日机第二次轰炸闽清受害者访问记 李炳希 (17)

(政治史)

- 国民党闽清县党部书记长竞选见闻 孙贞彩 (19)
闽清县参议会侧记 施才昭 徐勉之 (21)
从东桥看国民党的“国代”选举 孙贞羽 (23)
闽清县市区建设的回顾 施才昭 (32)
民国时期闽清县历任知事、县长名单 (83)

(交通史)

- 闽清鼠船 郑云飞 (25)

〔教育史〕

- 闽清县立东庄女子职业学校 黄德展(40)
毓真女子初级中学简史 刘荻秋(14)
闽清天儒初级中学简史 刘荻秋(45)
文泉中学简史 文泉中学(50)
文泉书院记 [清]胡庆荣(60)
文泉书院纪略 刘玉轩(61)
《龙江书院志》序 (63)
福建省立闽清国民师范学校 黄至长 李元泰(65)
闽清县立简易师范学校 林而严(67)
福建省立闽清中学 黄育能(68)
私立福建学院暨附内迁闽清简况 陈 推(71)
私立福州协和职业学校内迁闽清简况 张朱泰(76)
私立福州开智中学内迁闽清简况 翁景山 陈启晋(80)
抗战时期内迁闽清中等以上学校 (81)

〔图版〕

- 起傅岩摩崖石刻 封面
许逸夫烈士 图版壹
日机第一次轰炸闽清县城惨状 图版壹、贰
日机第二次轰炸闽清县城惨状 图版叁、肆
闽清鼠船 (31)
闽清县公立中学校 (62)
私立福建学院暨附中
内迁闽清期间校本部——白云渡明兴厝 (75)

忆长兄許逸夫

許显时

我的长兄许逸夫，原名兴国，又名莫多。1885年出生于闽清县一都钟石村。父亲许振铎，别名梦秋，前清秀才，在本村文昌阁教书。逸夫童年随父学习。

甲午（1894）中日战争后，父亲思想有转变，倾向西学救国舆论，对宗教颇感兴趣。戊戌政变（1898）后，决心让逸夫去福州，进入基督教创办的师范学校读书。

一九〇四年，父母先后病故，逸夫请假回家料理丧事，葬双亲灵柩于文昌阁西侧山地。鉴于家庭生活日益困难，两个弟弟都未成人，（二哥许兴家才十四岁，我才八岁），不能自食其力。不得已决心辍学，去沙捞越诗巫（黄乃裳先生于1901年开辟的垦场，时人称为“新福州”）谋生。到诗巫后，更加信仰孙中山先生革命学说，就同刘家洙等人在诗巫倡议创立“光远社”，从事宣传革命救国工作。

一九一一年，广州起义虽然又遭失败，但革命气氛遍布全国。逸夫认为革命高潮快要到来，就约同当地友好华侨刘贤吁、林从发、吴天宝、张玉声等人回国，向福州桥南社（同盟会福建分部驻地）报到，并向乡前辈黄乃裳先生汇报回国打算。在此期间，逸夫为我讲解许多革命道理，我受他启发，感到兴奋。逸夫及时参预筹划福建起义有关工作，同时与福州的同盟会成员如黄炳武、李藩、黄岳申、陈秀榕、林斯琛、

杨锡梅、杨琦等朝夕密谈，分头工作。

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，全国响应。福建分部早已有准备，与新军孙道仁通了气，并吸收其部下彭寿松加入组织。布局大体就绪，定十一月廿一起义。事前，分部决定派员分赴各县，号召青年学生集中福州，参加起义。逸夫被派回闽清县进行这一工作，并带我同行。到闽清后青年学生闻风报名，参加者有许际可、许元贞（女）、许世儒、刘贤昌、张公祥、张仰曾、詹宝艇、黄大杰、黄大吕、黄绍棠、黄球、黄赵、黄斌等，本来还有许多人要参加，只因分部机密漏泄，紧急决定提前起义。所以逸夫虽得提前率领学生们赶来福州，但福州已先期（十一月十八日）光复了。

各县召集来福州和在地的青年学生计有四百余人，集中在东门外东岳庙里。同各省一样都被编组为学生北伐队（时人通称为北伐学生军）。福建临时政府指派许逸夫为福建北伐学生军总代表，廖国炎（建宁县人）为副代表，办理学生军一切后勤事宜，主要是被服、伙食和其他军需费用。同时派吴景震为学生军队长，负责训练。

当时福建军政府财政十分困难，各种费用多赖海外侨胞捐献。由于黄乃裳先生早在戊戌政变后，就到海外宣传革命工作，与各方华侨有密切关系。这时他是福建军政府的交通部部长兼筹饷局劝募专员，所以逸夫只好向他求援。黄乃裳先生非常重视学生军，并坚信逸夫能够称职。得到了黄乃裳先生积极支持，学生军才能尽快出发。

当时有很多学生的家长来到东岳庙，借口探亲，要求接见，其实是迫切劝说其子弟不要参军，有的一见面就立即强拉回去。在旁边的学生看到来势不对，也就围拢阻止，乃至

强劝，但最终也有让家长带回去的。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出发时为止，计被拉回去的学生和受影响而请求退出的共将及二百人，其属闽清籍的则有黄大昌，张公祥等人，自动请求退出。

当年十二月上旬，学生队乘船出发，福州各界送来各种慰问品，尤其各种食品罐头更多，沿途欢送的群众，挤满街巷，大家情绪极为振奋。

到达上海后，进驻高昌庙“日晖”织呢厂。不数日，开到南京，驻江宁府，与南方各省学生队一起，全部整编为入伍生团。以沈靖为团长，以路孝忱为第一营营长，以何浩然为第三营营长。福建学生队编在第三营。

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总统后，曾去“明孝陵”祭扫，入伍生团全体参加。大家对复兴中华，建立民国，心情激动，意志高昂，都认为继续北伐，统一全国，是意料中事。不料仅三个月，南北议和。四月一日，孙中山宣布让位于袁世凯。保送入伍生团进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中学学习，预备升学保定陆军军官学校。

面对这种情况，逸夫认为革命失败了，以后革命工作正多首尾。决心暂回福建，看情况活动。他告诉我和闽清学生们要服从分发，好好求学。

逸夫回到福建，准备携眷仍去新福州（诗巫）活动。

一九一四年，逸夫又回到福建，进行反对袁世凯活动，联系尤溪民军陈子江等部，响应孙中山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阴谋。一九一五年，联系闽清陈毓辉等进攻浦城县失败后，又向南平进攻，又失败。不得已暂时匿居仓前山施埔酒库，藉酒库经理李硕甫、林智开（长乐人）等都是好友，能够多方设

法掩护，得以免祸。

一九一六年底，我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，渴想与久别多年的大哥逸夫团聚（二哥兴家已于一九〇六年去诗巫谋生，所以我是无家可归的人，未曾回过福建）。他见到我十分高兴，同意我去新疆工作。并为我筹措旅费，送我成行，但没料到此别竟成永诀。

一九一八年，我在新疆督军公署军事厅当料员，忽然得到朋友通知说逸夫惨遭福建督军李厚基杀害。我悲痛之至，决心辞职回福建，继承逸夫遗志。

一九二〇年我回到厦门，参加靖国军第四旅工作，不断向各方友好和所联系的各方人士探询逸夫被害经过情况。据说逸夫后来改名莫多，他一直从事革命活动。在进攻浦城和南平失败后，就更秘密地与军队方面联系，其中与陆军第十一旅中的一个营长江涛最友好，且结为盟兄弟。江涛营驻莆田县，一天，江涛约莫多到他的营部共同进餐，其实他早已布下罗网。当莫多到来时，未见面就被逮捕，严密看管，江涛即时电详李厚基请奖。不久，江涛即得李厚基电令，秘密枪决掩埋。所以尸首埋在何处，外间无从得知。社会上虽然有所猜测，但核对结果，总不能认为是真实的。逸夫终年三十三岁。

逸夫妻谢氏，在得知逸夫被杀害后，也自杀了。遗下一女名巧婵，后来当小学教师，一九七一年病故。

当时，社会上传说：江涛背信弃义，卖友求荣，他杀害逸夫后，时常亏心见鬼。在病中神不守舍，不得好死。这也就是坏人应有的报应。

以上所述只是逸夫一生简历，遗漏一定很多，尚望各界故旧订正补充。

許显时不曾投奔卢部

黃培熙

一九八三年九月，我专诚拜访省政协许显时副主席，呈上《大田文史资料》第一辑，请许老阅读《卢兴邦匪部在大田的罪行》一文如下一段话：

“一九二四年春末，广东政府派方声涛、孙本戎、吴吉甫等人，回闽着手联系各地民军，准备利用这支武装力量与北洋军阀抗衡，即卢兴邦部为基础，在大田成立闽军总司令部，方声涛为司令，吴吉甫任参谋长。自治军（民军）第六路黄炳武部（五百多人）由南安开到大田。孙本戎旧部团长彭某也率民军几百人开至大田，组成卫队旅，彭任旅长，作为方声涛的基本队伍。后方声涛闻彭某企图把部队拉回湖南老家，即将彭就地枪决。时大田伪县长姚其昌（原卢部秘书），以老乡关系（姚与彭同是湖南人），从中煽动彭部投靠卢兴邦，突袭总司令部。总司令方声涛匆猝逃走，参谋长吴吉甫当场毙命。事变后卢兴邦即出来收容乱兵，编为己部。并包围监视黄炳武部队，迫其归附。黄炳武不从，德化陈国华（民军）闻讯即派人带路助黄逃出大田。不久黄部参谋长许显时又将队伍带去尤溪，逃奔卢兴邦，改编为独立营。卢部就是这样招降纳叛，势力不断膨大。

读完这段话，我请许老回忆当时的情况，谈谈这段记载的真实程度。许老意识到我想了解的是，“许显时是否曾经率部

投奔卢兴邦？”便很的风趣地说：“将来让历史学家考证去吧。”

“现在请您指出来龙去脉，免得以讹传讹，可以省去将来许多笔墨官司。”我不以为然地说。

许老同意我的看法，介绍了大田事变的前前后后，说率队投奔卢部的是程炳耀。

根据许老指点，我从《尤溪文史资料》第一辑《北洋军阀七路进兵攻打卢兴邦》一文两见程炳耀其人：一是一九二四年农历七月，北洋军阀分兵七路攻打卢兴邦 卢部化整为零，命程炳耀营联合古田钱玉光部游击于尤溪口、樟湖坂闽江两岸，截断北军水上运输。二是，卢部与北洋军阀军队搏斗时刻，与参谋长张秉汉和特务团团长朱俊卿二人中途动摇，率部开往建瓯向北洋军阀求降受编的同时，程炳耀又继而叛变，投靠军阀。

一九八五年十月，我再次拜访许老，请他阅读《尤溪文史资料》第四辑《卢兴邦及其卢部年考》一文：

一九二四年，甲子，（民国十三年）

春末，广东革命政府派方声涛、孙本戎、吴吉甫回闽联系民军，拟以卢部为基础，在大田成立总司令部，因内部不和，卢兴邦策划收编彭部。大田县知事姚其昌也煽动彭部反叛投卢，突然袭击司令部。方声涛仓卒逃走，参谋长吴吉甫毙命。事后卢兴邦收容乱兵，编入卢部，并包围监视黄炳武部队。黄见势已去，逃出大田，其部属由许显时带到尤溪归附卢兴邦，编为卢之独立营。

这就是当时所称“大田事变”。

以上摘录的两段记载，文字基本雷同。许老读后回忆说：

“一、事变的目的是企图杀方声涛、孙本戎、吴吉甫，还有陈肇英。当时大田县知事姚其昌做内应，后来被方声涛枪毙了。

“二、彭是什么人？我不知道。当时没有什么彭部。

“三、当时方声涛等人只是路过大田，准备去浙江，并不是在大田设司令部。

“四、当时，我在自治军任第十六支队长。这个支队原有一千六百多人，到大田时只剩下六、七百人了。我并不曾率领这个支队投奔卢兴邦。”

回来后我查找阅读有关卢兴邦的资料，发现一条重要佐证，证实当时许显时不曾投奔卢部，以致在绑架省府“六委”事件中，许老作为省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，同其他五位委员一起，于一九三〇年一月六日被绑架出福州城，软禁在南平，随后转解尤溪，囚禁在城关福州会馆。

有人认为，象卢兴邦这样的人，翻手为云，复手为雨，忽而反脸不认人。绑架“六委”事件，不能作为许显时不曾投奔卢部的佐证。我们认为，世间除疯子和醉汉外，谁也不会抡起刀子，砍断自己的手脚。因而“六委”事件正是许显时不曾投奔卢部的重要反证。

我们再追溯导致“六委”事件的前因之一，是一九二九年福建省政府改组，卢兴邦的省府委员席位被排挤掉，使卢兴邦的代表、其弟卢兴荣怒不可遏，因而图谋推翻杨树庄为省长的福建省政府，从而平分全省军政大权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怎么能够想象，已经失去委员席位的卢兴邦，却还要把六年前“投奔”自己麾下的许显时也绑架到尤溪去了呢？从逻辑上显然是无法自圆其说的。

張孝祥到過閩清

文 史 組

张孝祥（1132—1170）南宋著名爱国词人。字安国，号于湖居士，历阳乌江（今安徽和县乌江镇）人。绍兴二十四年（1154）状元。曾被秦桧诬陷入狱。秦桧死后，任建康（今江苏南京）留守，荆南湖北路安抚使等职，有政绩。著作有《于湖词》、《于湖集》、《于湖居士乐府》。其诗文追踪苏轼，多慷慨忧时，风格豪迈。在建康留守任内一次宴会上，作《六州歌头》（长淮望断）表现出要求恢复国家统一的激情，强烈谴责南宋政权苟且偷安，感动主战派大将张浚，为之罢席。

我县白樟乡际上村凤凰山下的起傅岩摩崖石刻，署名张安国，证明这位爱国词人到过闽清。

宋代音乐理论家、我国第一部音乐百科全书《乐书》编著者陈旸，与其二兄、《礼书》编著者陈祥道，三兄陈安道在这里辟圃种梅读书。祥道、安道举进士，陈旸举“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”科，后世尊称陈祥道、陈旸为二陈先生。以其学术上有贡献，后人援引商代傅说筑“傅岩”，国家大治的故事，名之曰“起傅岩”。

起傅岩石刻左右两侧，各嵌一道碑刻。右碑已佚，无从考证。左碑已断裂，字迹模糊，漶灭。据《闽清县志》载，为张孝祥题七律一首：

欲识东君信去处，古人止渴意思拘。
根茎虽尚春前发，枝叶曾经雪里开。
万木丛中推作首，千花圃内独为魁。
高才应是和羹手，何必须教傅说来。

署名张安国、萧千岩题刻。

按：萧千岩，名德藻，字东夫，号千岩老人。南宋诗人。生卒年月未详。闽清人，绍兴县廿一年（1151）进士，官乌程（今浙江吴兴县南）令，晚年居住湖州（今属浙江）。著名词人姜白石是他的侄女婿，曾从他学诗。著名诗人、“南宋四大家”之一杨万里论同时诗人，把萧德藻与范成大、尤袤、陆游并举，谓“近世诗人，若范石湖之清新，尤梁溪之平淡，陆放翁之敷腴，萧千岩之工致，余所畏也。”著作有《千岩铎稿》，已散佚。

张孝祥工词，萧德藻擅诗，两人在南宋文坛上都有很高的成就，这道联名题刻的诗碑，足以进一步证明，张孝祥曾经来闽清拜访过萧德藻。可以想见，张、萧二人当年曾在起傅岩前开怀畅饮，即席吟咏这首七律，挥毫写就，后经石工刊刻于碑。

陈旸之侄陈和中，为南宋绍兴二十四年，与张孝祥同榜特奏名进士，以年兄弟的关系，来闽清过访陈和中，凭吊其父辈读书处，饮佩二陈先生的高才，赞扬他俩是千花圃内傲雪的梅花。也可以证明张孝祥来过闽清。

一九八五年九月，闽清县人民政府决定将张孝祥题刻的起傅岩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。（见封面图版）

抗战时閩清第一次被炸紀实

刘荻秋

一九三八年，九月八日，日军飞机第一次空袭閩清县城，使我县同胞伤亡惨重。这是我县人民反帝反法西斯斗争史上一页血的纪录。为谋今后中日两国人民永远和平共处，保卫世界和平，在抗战胜利四十周年纪念的今天，追记这个历史的教训，对下一代青年，当有深远的教育意义。

“七七”抗战爆发后的第三年，日本军国主义者变本加厉，扩张战线侵略矛头，指向我东南沿海。福州则首当其冲。于是省政府北迁永安，省高等法院、省中央日报社及印刷厂迁来閩清，福建学院，协和神学院以及福一中等八所高初中，也先后内迁到这里来，还有不少的手工业者，富商巨室，名门世家，以及众多的师生眷属纷纷疏散到各山村居住。一时知识分子冠盖云集，城市的文明空风气，流入穷乡僻壤。小小的閩清县变为战时的文化城，呈现一派畸形的繁荣景象。这对我县的文化、教育、经济等方面，都留下长远的影响。

一九三八年五月以来，日军海上飞机，从闽江口起飞，经常于上午七时左右，飞越本县上空，窜到闽北一带骚扰。十一时左右，又飞越我县上空南返。在日机威吓之下，城区加强防空设备，学生疏散到附近山林中上课。那年七月学校暑假，我被聘主持县政府教育科开设的小学教师暑期培训班。那天七时左右，我由天儒中学（今之闽一中）前往十字街新